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三十四



書

師友問答

答范景仁論樂第一書

司馬溫公



九月二十一日光再拜白景仁足下蒙示房生尺法天生嘗得古本漢書之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之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豪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二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為一分就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

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尤切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字今本光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之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眾曾不悟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固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管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為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為尺而後制律是律反生於度而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向使古之律存則吹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而生邪夫度量權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為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二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而可

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莫若因度求律之為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侖者為黃鍾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舍此取彼將何擇焉景仁曰古者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豪此四釐六豪者何從出邪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一分也古之為數者慮其空積忽微之太煩則上下之所謂三分者黍成數而言耳四釐六豪不及半分故弃之也又管律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匪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一尺中以為九寸就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黍黍之法

平百少

一

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穀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据其容與其重非一千二百黍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以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穀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之所謂仲呂者果后蕤之仲呂耶宗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与方鑿量若之樂庸工所為豈能只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莫不歛衽服義豈欲徒為此諉諉也不宣

答范景仁第二書

九月二十三日光再拜景仁足下前者妄為書以于聰明意欲

就大君子決所疑也退而懼曰房生老儒遠來景仁方欲就其名而我難問不置得无罪於景仁乎既又自解曰景仁惟義之從非人之私也我又何懼昨日得所示書然後釋然知不我罪而猶教我也幸甚幸甚然其中猶有未察愚意而直以強辭挫之此所以憤憤不得飲默必當自伸者也景仁曰我違羣公之議而下与匹士合且獲戾於朋友此何言也光雖不肖豈肯教景仁枉道上同以承容哉顧所論如何耳論苟是孰雖褊寬博當從而事之論苟非孰雖万乘之君滋不受也若以爲彼賈人也論雖是當非之此寒士也論雖非當是之亦非中正之道光所不爲也景仁曰如光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黍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是大不法光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景仁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法度求之耳安得不謂之度生於黃鐘之長邪景仁曰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是

古今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与齊之同夫古今樂律与齊之同光亦知之所不知者今樂之太簇或應古樂之大呂今樂之大呂或應古樂之黃鍾則非光之所及知也豈徒光耳目非古之神瞽誰通知之景仁曰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无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夫真黍不難得而律呂不難制若欲求无忽微之差則難矣乃遽以房生之智謂与黃帝同亦少僂矣景仁謂光欲成其名而不知所附若抱樞柱而浴者光始聞景仁論房生尺則未敢謂之然當是時豈前知諸公絀房生之議乎盖景仁欲以此抑之使不敢語耳苟欲立論求是者安避此譏哉避此譏而不爲非正直也若乃尺法之可疑者則前書論之已詳惟景仁未賜執察耳光復何言若終如是而不可变則願附景仁之言以達來世之君子而質是非焉古之朋友无不切磋琢磨以明其道景仁必不罪其不從已而往返不已也不宣光再拜

谷范景仁第三書

光啓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聞泛西湖浮漉水登香菜樓望陞山起居甚適差尉勤想又蒙教以宜觀素問病源有療病導引之方且云鑄周誦漢斛已成欲令光至穎昌就觀之雖古之儒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勤勤懇懇殆不過此其幸与感何可勝言但以家兄約非久入洛須留此待之不可捨去故未敢輕諾徒增耿耿耳景仁所教誠善矣孔子曰盍各言尔志切不自揆敢尽其所聞可以養生及治樂之道薦于左右譬猶嘉穀野植必使傭役從而耘耨之六夏既構必使賤工從而壅斷之然後克成其粹美也景仁可能不鄙而聽之乎嘗記昔者与景仁同在貢院充點檢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當是時場中秉筆者且千人皆以為民之生死不稟天地中和之氣也其文辭之美固多矣以愚觀之似皆未得劉康公之旨嘗歆私出鄙意而論之因循沿沒卒不能就於今二十五年矣因

三十一百六

四

景仁教以養生之道敢誣言之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取之以取禍今成子惰弃其命矣蓋所謂生者乃生存之生也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為太極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其德至矣大矣无以尚矣上焉治天下下焉脩一身捨是莫之能矣就其小小者言之則養生亦其一也何以知之夫人之有疾也必自於過与不及而有之陰陽風雨晦冥必有過者為飢飽寒燠勞逸喜怒哀怒必有偏者焉使二者各得其中無疾矣陰陽風雨晦冥之所施也飢飽寒暑勞逸喜怒哀怒人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苟不失其中則天之所施雖過亦莫能傷矣木朽而蠍處焉肉腐而虫聚焉人之所為不得其中然後病蘖焉故曰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也是以聖人制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教民不離于中不離於中所以定命也能者則養其中以享福不能者則敗其中以取禍是皆在己不在他

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遘死記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人無
禮則失中失中則弃命矣劉康公所以能知成肅公之將死蓋
用此道也彼素問病源之說雖佳恐漫汗支離不若此道之為
明且約也昔者聖人造次而動不爽於和縱心所欲不失其中
施之於身則有餘矣將以教天下垂後世則未能也是故謂六
律五聲八音七始以形容其心制吉凶實軍嘉札以軌物其德
使當時及後世之人雖四海之遠千載之久聽其樂則洋洋乎
其心和常若聖人在其上循其禮則肅肅然其體正常若聖人
之動其勞是以大夫無敢不撤簞簋士無敢不撤琴瑟朝夕出
處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間以收其放心檢其慢志此禮樂之
所以為用也及周室既衰禮缺樂弛典章亡逸疇人流散律度
量衡不存乎世咸英韶濩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
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首
臆以憶度古法牽于文義拘于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

多寡競於無形之域訟於無證之庭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
后稷復生亦不能決彼周輔出於考工記事非經見是非固未
得而知如漢制者乃劉歆為玉莽為之就使其器尚存亦不足
法況景仁復改其制度恐徒役心力費銅炭而已孔子曰禮云
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之先王之樂餘音遺
文既不可得而覩聞矣蓋亦反其本乎樂記曰禮樂不可以斯
頃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首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首子諒之
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
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中心斯頃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見斯頃不莊不敬
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
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
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此樂之本禮之原也夫樂之用不過於
和禮之用不過於順二者非徒宜於治民乃兼所以養生也如

光者虽知之常病未能行之今老矣猶庶幾強勉而孝焉以養其餘生亦願景仁共勤此道捐其末求其本捨其源取其源致樂以和其內致禮以順其外內和則疾疹不生外順則災患不至疾疹不生則樂災患不至則安既樂且安志氣平泰精神清明暢乎四支浹乎百体如此則工何以不若伶倫師曠壽何以不若乃口康衛武鑿經病源皆可焚周黼漢斛皆可銷矣景仁以為如何哉抑禮樂乃天地人之大倫自古大賢君子尚不敢輕而光狂簡小子輒妄言及之是宜得誅絕之罪於聖人賴景仁之知我如鮑叔之知管仲也崇以為僭不以為狂庶幾有可采擇於其中焉不宣

答范景仁第五書

光啟范朝散來領二月二十二日及晦日兩書所云近中書果嘗得蓋三三日書即是也夫治心以中此舜禹所以相戒也治氣以和此孟子所以養浩然者也孔子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中和者聖賢之所難而來示謂光心

未嘗不平氣未嘗不和猶不免於病此言過矣以光方於古人乃下之下者也於聖賢之道嘗不能望其藩籬然亦知中和之美可以為養生作樂之本辭如万物皆知天之為高日之為明莫不瞻仰而歸向之誰能政而及之邪向所以薦于左右者欲與景仁黽勉共事之耳安能遽入其域邪至於景仁去冬為酒所困設于耳設于牙是亦過中之所為也又云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惟量比所為律十三分二之大此無他出於魏晉以來貪政也光謂尺量權衡自秦漢以來亦更重矣今之尺與權衡豈得猶是先王之所用邪彼貪者知大其量以多取人穀豈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帛大其權以多取人金乎且尺量權衡公私所共用也斂之以大量則給之亦以大量貪心何所得乎此則衆共知其不然明矣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亦亦倨今之尺與權衡言之耳唐自安史之亂雅樂工器什不一存迷於黃巢蕩元子遺有虜虜孫者更按考工記始鑄鍾鐘

十二五代用之周世宗更命王朴考正其音律今以景仁律驗之在未位也已中黃則是太常鐘下七律也不知何故反以爲合又景仁所謂律與輔斛之分數光未甚解豈非語其容受邪景仁亦以千二百黍爲一斛則二百四十萬黍爲一斛以今斛槩之何啻大十三分之二邪此皆愚所不及非面議莫之及向謂景仁必入洛庶得相與極論養生作樂之本今景仁既不來光又不得往鬱鬱之志殊未央也不宣

荅范景仁第六書

光再拜自四月來連於夢得處領三書以無的便久未之報惟景仁必能察其非惰慢也來書主輔斛論甚確光寡事於鐘律實所不解不足以辨是非向者互相攻難聊自戲笑耳今若喋喋爲報乃是求勝而強相加爭言而競後息非素志也且置是論至於中和爲養生作樂之本此皆見於經傳非取諸光之曾臆未可忽也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美草猶呼其類共

三二〇

一

食之况君子得美道可不生具執友而共學之乎何光區區仰告之勤而景仁却之之堅曾不熟察也來示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動植之類蕃非爲一身除病也夫中和者大則天地中則帝王下則匹夫細則昆蟲草木皆不可須臾離者也豈帝王可行而一身則不可行爲人苟能無失中和則無病豈待已病然後除之邪夫養生用中和猶割雞用牛刀所益誠微然生非中和亦不可養也譬如用勺水滌一器景仁見而責之曰夫水所以浮天載地生育万物汝何得用之滌器如此則可乎又云孟軻養浩然之氣言榮辱禍福不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夫志氣之帥也苟不以中和養其志氣能浩然乎苟氣不浩然則榮辱禍福交攻之終日戚戚隕獲充訕能無病乎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彼仁與德捨中和能爲之乎又云向之病誠猶飲食過中是過飲食之中非中和也光誠愚不知飲食之中非中和更爲何物也光

所願者欲景仁奉措去為造次顛沛未始不存乎中和豈於飲食獨捨之乎此則尤所不解也夫中和之道崇深闊遠無所不容人從之者如鳥獸依林去者如魚蝦出水得失在此於彼奚損益焉而光重複反復言之何噓溫以助春吹寒以佐冬徒自困苦夫何為哉正以遇所忠愛不能自默耳夫已自未能力行而遽以強人此孔子所謂道聽而塗說宜人之不見信也然景仁明如離朱中和之益著於南山豈景仁所不能睹哉或者偶未之思耳向者所蒙教誨何敢忘之但承其意不承其術謹當孰讀中庸以代素問巢源孰讀樂記以代考工記律曆志庶幾有得於桑榆啟發其端皆自益友之賜也至幸至幸至感至感

荅范景仁第七書

光啓許人至得五日所賜書氣体休佳至慰至喜示諭孔子孟軻亦病凡議論者以此所有佐彼所闕以此之是變彼之非告之以忠進之以直彼當察之以公受之以虛若饋獻之相益

貿易之相資各得所求故可貴也光前獻樂議景仁已拒之今獻中和之論又不售若墨翟守千仞之城以待勅敵使光何自而入焉夫聚財異於用兵用兵則貴必勝聚財則貴多得今光屢有所獻皆不克納借使光肯伏其不勝然於景仁亦何所得哉豈可徒恃無窮之辭請亦置是論處暑以來夫氣頓涼謹護自愛而已不宣

荅范景仁第八書

光啓六月中於夢得處連辱兩書冒爾以通鑑欲進御結絕文字日不暇給以是闕然久不修報計景仁雖恠之必知其非疎怠也光与景仁自皇祐中論樂迄今三十年筆舌往返前後非一今更欲竭肺腸以仰告亦止於陳言重複抵增煩瀆無益於析理也然景仁今書所詰責者亦不可不略自辨來示云光与胡阮前非李照今復主之光皇祐中所上聞者正以房庶妄改漢書以就私意謂景仁不宜信而從之近日所上聞者止為景

仁以今之太府尺即黃帝時尺恐不然至於音律高下素非光
所習學實不曉其是非亦不知王李胡阮之相去幾律何嘗敢
有所主有所非耶此則所不敢當也來示云經有注釋之未安
史有記錄之害義理者不可不正此則誠然然須新義勝舊義
新理勝舊理乃可奪耳如浴乎沂十月五星乘東井之類是
也至於房庶所改漢書去二黍之起積一千三百黍之廣全不
成文理豈可遽改舊書邪其餘則如景仁之意殊塗而同歸景
仁以禮樂為治國之大而不可慢光豈以為小而可慢邪景仁
吹律呂考鐘磬校尺量鑄黼黻以求先王之樂光謂先王之樂
大要主於中和而已亦猶景仁謂衣有青赤黃白黑之異光謂
主於溫而已矣景仁謂食有酸苦甘辛鹹之異光謂主於飽而
已矣然則景仁豈能全廢光之說光豈敢全不用景仁之論邪
彼諸家言樂者各有十二律五音更相是非如五方之人言語
不通飲食不同各謂我是而彼非孰能正之從景仁之樂視之

則王朴君臣民事物皆不相干李照皆失其位使二人復生於
今日規景仁之樂未知其云何也若欲知其真是真非必有如
伶倫后夔師曠者始能知之耳今既未有其人願景仁且以所
著樂說為光言合藏之以俟後世必有知樂者能辨之也光之
言止於此自今景仁更以論樂相示光亦不敢對也不宣

荅溫公論樂第一書

范忠文公

九月二十一日鎮再拜復書君實足下昨日辱書以為鎮不當
為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懣然而懼曰鎮違群公之議而
下與匹士合有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
曰得君實之書然後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為不謬庶之法
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
於後世使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
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
甚眾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為脫文以欺於鎮也是

大不然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
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
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
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
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
置其間哉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
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
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
黍之法也若尔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
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
爲排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
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
孔子曰必也正心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君臣之
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

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二者從而可推也者是也又
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且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
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爲
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法爲相戾乎若如
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
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弃之也者今三分
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弃之哉且
律呂之用天地精祲陰陽疎密尺能揔括不可差其杪忽至使
鄭康成以餘分離爲數千筭其奇零用明注解豈有二分之一
刺豈毫六毫弃而不取哉又言律管至小而黍粒射圓其中豈
無負戴能空之處欲責其然忽不差邪者此足以見君實大不
曉律呂聲音之甚也設使空徑只取三分更無四釐六毫其容縱
一千二百黍任使敵撼滿溢餘一百七十更無所容若要用容則長
其角一十二分強方始容受曾不知其聲已展下三律矣

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具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據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黍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於施權衡則曰黃鍾之重施於量則曰黃鍾之龠施於尺則曰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為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庶曩之仲呂邪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為笛里巷之樂庸士所為不然蓋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傳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真庶開元之太乎書曰律和聲方彛之時使蕤典樂猶用律

而後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豪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托以制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不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為浴者類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為此談談也

荅司馬溫公第二書

九月二十四日鎮復書君實足下鎮豈不知君實者耶知君實者也君實之為人其性介其言辯其性介故惡不介之名其言辯故能窮物之義理故鎮以不介之事加君實以起君實之辯而窮尺律之義理因之以為戲也孔子曰前言戲之耳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君實何恤而憤憤不得飲默哉來書六百七十有八言而二百五十三言及尺律就二百五十三言去前書重復者其言无幾耳君實之辯義理於此而止乎將亦有隱而未發者何其釋不介之事多而論尺律之事少也君實以為古者

以律起尺後世以尺起律鎮以為古者以律起尺後世亦以律起尺前書尺之矣不復言也君實去今樂之大簇或應古樂之大呂今樂之大呂或應古樂之黃鍾以為君實所不得知也者豈直君實哉古之神瞽亦不得知也豈直古之神瞽哉古之后稷亦不得知也何哉无律也古者以律而考齊也書曰律和齊周禮曰執同律以聽軍齊是也前書尺之矣不復言也君實言鎮去用庶之法則黃帝之仲呂以為養庶之智與黃帝作者非也今農大治田來牟菽粟黍稷稻粱以時而布之或耘之或耔之或先種而後鋏之或後種而先鋏之有過之者曰此後稷之法也農夫之智果后稷乎庖人鑪未取火承以束蘊傳以新燎治鳥獸之辱炮之燔之烹之煮之有過之者曰此炎帝之法也庖人之智果炎帝乎醫者能知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葉金石骨內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制者又能知人之手足口耳眼鼻膚鬚心腹腎腸受病之處而療之有過之者曰此神農之法也鑿者之智果神農乎然則君實之左鎮亦未得也君實以為鎮不孰察君實之書尚有條曰乎辛一一跡示

答司馬溫公第三書

辱書言考工記及劉歆所鑄斛并素問病源不可不復切以謂舜巡四岳則同律尺量權孔子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必是知聖人之於尺量權衡恃以為治者而尺量權衡必本於律必有齊以考其和此樂所由作也周之黼漢之斛其法具存魏晉以來其尺至有十五種蓋由橫黍縱黍所為而不稟於律也然卒不能作樂止用舊黍終唐之世无變改者至周王朴始用魏晉所弃之法遂以仲呂為黃鍾太祖皇帝患之特下一律仁宗皇帝留意數十年終無所得及上仙太皇猶以李照胡瑗所鑄銅律置神御前然李照以縱黍累尺與今大府尺同其律又應古樂而鐘磬纜中大簇是樂與律自相矛盾胡瑗之樂君

實詳知之此不復去前歲議樂按視太常鐃鍾皆有大小輕重
非三代不能爲然最大者今爲林鐘而仲呂乃居黃鐘子位故
之正差五律而前後言者相符雖未經鑄鑿尚可補治若以大
小次之必得其正近又用李照之樂則不若仲呂之愈也何則
太簇商聲宋子京所謂君實寄於呂管是也是大不可又况十
二律皆有清聲花曰新撰譜而鄭衛無異而以薦郊廟可乎考
工記世以爲漢儒所爲漢志載劉歆之說多所牽合其亦於二
書深疑之近因駮斛改其制作不復疑矣又知太府之尺與權
衡皆古之稟於律者惟量出於晉魏之貪政而律不合須君實
面言乃悉竊以爲論此者今世無如吾二人講求問難之多而
且久世得君實來協同其說以破千餘年之惑爲右世之傳則
吾徒事業固亦不細矣難兄若朝夕來不敢奉邀候歸陝歲首
垂訪春中却同入洛幸也劉康公論極佳此誠非舉人之所能
到然素問專主於鑿非皇帝莫能爲者某至頴昌已再讀矣頃

有所得恨讀之之晚病源乃申素商之說易爲觀覽若君實不
倦亦不可忽於身大有所益聖人之於後世如此但恐未可焚
燒駮斛費銅炭則然亦不可錯弄持念不宣某再拜

荅司馬溫公第四書

人來得二月十六日手書承体候已就平復不勝喜慰又云平
心和氣以治未病君實之心未嘗不平其氣未嘗不和而不能
治未病鎮切恐所用之鑿如所議之樂兩鑿而樂皆出於黃帝
岐伯乃當時之工也聖人立法之時不可不如此周來然其書
不若虞書之典雅周漢間依託以取重者亦然也尺量權衡亦
起於當時何則已有律也至虞書同律尺量衡舜慮四方此三
物者不稟於律則風俗不可以統同故每歲巡於方岳下考而
齊一之安得謂不恃此以爲治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
古之權衡前年以古樂聲爲黃鐘長九寸三分損一爲林鐘長
六寸律皆圓九分黃鐘積實得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林鐘得

五百四十分十二律皆如此率而其聲叶此乃增律之一寸以
為天豈生於量也與今之太府尺正同又以黃金方寸重一
乃知太府權衡皆古法也惟量比律計三分二之大此蓋出於
魏晉以來貪政也即以所制考太常鐘磬未位者大者乃應黃
鐘子位中者應仲呂前後人言高五律者不虛矣古者十二鐘
皆有大小猶十二律之有短長也猶黼黻之有輕重也以律之
徑三分至黼之方尺圓其外之百三方六千八百分解之方尺
圓其外應旁九釐五豪之百六十二分分皆無差也律者樂之
本也鐘鼓去乎哉蓋病後世專事鐘頭而不知本也刑名之書
謂之律者取此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之大小情之輕重苟不
以律則不得其當猶無律而定樂也朝先生律圍十分二釐八
豪者八圍九分者一圍八分四釐者一圍七分九釐五豪者一
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何也為聲之不協比也黃鐘之律短也
黃鐘之律短者由以尺而生律也君實若不見過一觀黼黻鎮

懼後世待君實為執一而不變人也非所聞之君實也

荅司馬溫公第五書

鎮復書君實足下辱手書言中和之難誠是也禮云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動植之類蕃
非為一身除病而欲焚鑿書也孟子養浩然之氣榮辱禍福之
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鎮向之病誠由飲食過中是過飲
食之中非中和也尺與權衡合於律惟量為三分二之大自魏
晉至秦漢俱不載於書不可知也大斂之亦不可知也
古有什一之稅而魯什一漢十五秦大半皆大斂也不必大其
量是也亦恐便於用而致然爾今尺合於律權衡合於律而黼
之輕重合於權衡尺之方深合於量又與古樂聲正同所謂量
者一律之容為一龠千六百四十龠為一黼百三万六千八百
分之實也二千龠為一斛百六十二万分之實也自古至今黃
金無變者尺之法權衡之法不可變亦由是也其數與聲與尺

與權衡皆稟於律獨量為不稟必有自來矣不見於書所以缺其自魏晉也以胡先生樂書考之乃知其律鉅而聲高君實不求此而龍襲先儒之誤乃云未甚解黼斛之分者正以此也君實深於筭請自律分推而至於權衡尺量則浼然無疑矣未位昂大者曰林鐘自六月至十一月則黃鐘位也非有七律子位中者曰仲呂自十一月至四月則仲呂位也前所謂各高五律非謬矣太常轉鐘恐非盈孫所為是時尺法亡久矣安得如考士記有大小輕重之法乎故云非周以前莫能為者累年議論不決特以漢書脫文及隋書所載先儒之誤非君實之誤也更詳思之不宣

荅司馬溫公第六書

君實示諭在書為皇極在札為中庸在天為中和在人為中和天不中不和則病人人不中不和則病天此所謂天人相與之道也孔子大聖不能救周之衰孟子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不能救戰國諸侯之亂何則無位也若夫閭巷之間數十百家同一日時無貧富貴賤賢不肖或病或死此所謂天病人也天病人者人病天也豈一人之身所致哉有位者之職也君實躬孔孟之道者家居而欲天地位万物育難矣哉語曰子疾病子孟子前日病今日愈是病亦不能除也樂議終未見果決續附三篇皆前議闕者幸詳覽焉

荅司馬溫公第七書

以律生尺黃帝之法也以尺生律蔡邕及魏晉以來諸儒之誤也邕又謂銅律為銅籥君實以邕及魏晉以來諸儒之誤見既鎮報以黃帝之法豈非諒直而忠告者邪豈非佐彼之缺而變彼之非者邪至若人有生而中和者有生而暴戾者生而中和得禮樂以輔導之則為賢為聖以至於神而不可知生而暴戾得禮樂以教訓之則為善良為賢才矣不得禮樂則遂為惡人不可浚革者也至于位天地育万物要須見在位設施之何如

鎮以所有以所是奉獻而君實略不虛以受之遽欲置是二說
二說皆未可置必是非定乃已然後為公而不競於強誣也

荅司馬溫公第八書

鎮與君實議樂前後幾萬言不出於以尺起律以律起尺二事
為異同耳其餘則汎引傳記證佐而已最先者君實以為房庶
改漢書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八字鎮以為漢書前言
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後言九十分黃鍾之長則八字者
不可謂度自為且度亦不能為也尺律權衡皆以千二百黍在
尺則曰黃鍾之長在量則曰黃鍾之龠在權衡則曰黃鍾之
重皆千二百黍也豈獨於尺而為不成文理乎隋書諸儒之論
始以一黍為一分之說若尔則黃鍾積實一千二百分而八百
一十分者非也自蔡邕不能知謂銅律尺為銅龠尺黃鍾萬事
根本尺量權衡之所重者而諸儒尺至有一十五種逮今千餘
年死人正吾儕業已留意可不為終之乎君實以青赤黃黑

白至於溫酸苦性辛鹹主於飽謂為其說不然五色者之於衣
華於身而已五味者之於食適於口而已烏取於溫飽而云乎
哉則君實議樂正如是矣王朴之樂君臣氏事物全不相于以
仲呂為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李照之樂皆失位者以太簇
為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此非面陳不可持因約石涼相見
至時亦當一往以究其說君實云必有伶倫右夔師曠始能知
之某以為三人亦不能知何則无律也書六律和聲礼云吹律
聽軍聲傳云雖有師曠之聰不得六律不能調五聲故知三人者
在亦不能知之无律故也君實云論七條或然或否不知何
者為缺何者為否請一疏示當為修改某謂太府尺為黃帝時
尺考李照之律尚尺而知其然李照以太府尺縱黍而累之亦
牽於隋書之說也然其樂比其律高三律二是而樂非也何以
知今之尺是黃帝時尺以黃帝之法為律以起尺十二律內外
皆有損益其聲和而為古樂合以為黼黻而其分數其輕重又

與周官漢斛銘並同無毫釐之差以此知大府尺大府權衡皆黃
帝時物也其法與黃帝之法同起於律也隋謂之開皇官尺歷
唐以至於今者謂隋唐尺則人皆信之謂黃帝時尺則皆駁矣
自隋以來至唐以及五代最爲亂世而此物不變則自秦至三
代及五帝而上至皇帝又何疑哉千歲之日今日是也謹此復命

與司馬溫公第九書

近奉書并樂論必已陳達切以古聖人之言禮樂如此其切至
者以其奉天地社稷宗廟有君臣上下尊卑之分不可相逾越
也自數年來用李昭樂以太簇爲黃鍾則是商爲宮周爲宮者
臣爲君也爲人臣者聞是而其心可安乎一時亦不可過矣先
帝時鎮管屢言至今累年未見施行不知以爲如何忍留而至
於此或者云今非議樂時將來大行鼓引奏嚴函簿鼓吹皆用
此聲不可不慮不同向時手書往來以代戲笑况足下方居位
天地育万物之職不可復云以俟來世以俟後人鎮特念捨此
無以奉禪不勝懇倒之至

文一百六

二十七

與司馬溫公第十書

八月二十二日鎮頓首示諭天下之責四面輻湊信然非獨君
實謂然鎮亦謂然自朝廷議樂迄今累年矣豈越人不用章甫
足下職禮樂而自謂越人無乃不可乎又云以俟後世君子
諸病人求鑿鑿者去請俟後世之名鑿則如之何今樂之君臣
民事物皆失其位可謂病者而職禮樂者乃云以俟後世君子
是大遼緩也但以李昭律爲鍾磬然管呼太常樂工而面質之
則皎然在別矣又云此非議樂時大行鼓引函簿奏嚴鼓吹皆
用此聲不可不慮鎮則言李昭律是而樂非既已効矣今豈宜
少加信察不宣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
書

師友問答八

荅司馬溫公書

范忠文公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傳曰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鎮以為中者對外而為言者也君實曰中者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此書以中庸為名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鎮以為心者在身之中有知而無形者也猶堂也對外而言則舉堂之內皆中也若不近四旁為中則堂之中又有中焉非所謂含藏之中乃得中之中也君實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既謂之中則及其既發當謂之外鎮又以為發者由中出者也出而中節非外而何亦何必曰外又如君實之說此書以中庸為名指德而言則有中有和若然則終當去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庸也

文二日七

一

此書雖以中庸為名至於左右其說始終其義不害旁有證援也君實不喜老莊及輔嗣之說不敢復有稱引今直以本篇義明之經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故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說君實又曰易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為事動靜語默未嘗不在乎中此正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誠之者也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豈治心養氣者所能辨哉所謂誠者非別有他物也但誠其心而已矣心至於不勉不思而中道得矣譬如鍾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以其中虛也大自小外而至者也鍾豈預設大小於中而應之哉所謂過與不及者亦因時稱事而為之中也時有異變事有異宜亦豈可預設中於心而待之也荀卿大學君實之所信也其論心不過曰虛曰靜曰定虛靜定雖非兀然如木石亦豈可形容哉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欤亦言心之無

定在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能精一則信執其中也君實既以大本之中便為無過與不及則其下豈當復云哉而皆中節也經曰惟至誠惟能及其性及其性則能及其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然則位天地育万物蓋聖人得位者之所能也孔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聖人有其道無其位者也經之末又引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以毛為猶有倫則又明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聖人之心之德而天地參矣但可以意通而不可以形得也今夫穹然而体高蒼然而色正者天之形也雷風日月山澤為天之用者聖人深拱法宮其迹則百官承序万物樂生究其用蓋有不可見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器則自天以下皆器也語道則不可見者皆道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立天下之大本者其孰能與於斯愚故曰明

文二一七

二

乎此者其見天地聖人之心乎

答韓求仁書

臨川先生

此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為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問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耳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為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耳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趙趙武夫鬼置之人遠至于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為諸侯之風而係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風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耳所謂大雅小雅者詩之序故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

此文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近黎庶
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文宣王之雅
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
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如此而已凡序言刺某
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
也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猶有蒞衛人
刺其上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
亂為亂者作也閔亂為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
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
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
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為亂成王冲幼周公作鴟鴞以遺王非
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
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耳非謂
其不亂也閔睢之詩所謂悠悠哉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

而不傷者也何彼穠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主而已非
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立之齊侯
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
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必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
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
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為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祭者
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為有國者之善善
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
父子善於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
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耳
非以謂非帝祀於郊也所謂功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外
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為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外
上帝居歆耳非以為后稷得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時庶先罪悔
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

則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耳蓋所謂文武之功起于
右穆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詩者以謂衛後世
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是也意誠
而心正則無所為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毛經為有異
乎此也吾之所受者為此則彼者吾之所弃也所謂彼哉彼哉
者蓋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
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為明又以不明為昏考其辭之終始
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及已恕足以及物雖孔子
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謂以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
恕之所能及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者所謂
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取古
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

也其於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
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敏而遠之則其於為邦也不能無敗書曰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
者堯舜之所難而況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人人者言而
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
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
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
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為也孝者所不能據也而不
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為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為仁仁
辭則左也義辭則右也德以仁為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
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
以微罪行也以微罪行者依于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
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禮義

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
義以直之禮以休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德者
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揚子言其合也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
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之無異於道德此爲
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謂天之大人
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已而物正此孔子所謂謂小器者也言各有
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
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
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
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
而致也無君子小人至于五世則流澤尽澤尽則服尽而尊親
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
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

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致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
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
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
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法制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
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閔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
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爲
不善者不善非夏后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
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
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於孟子非君也非
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
問於易者尚非易之編也能及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
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
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
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

所傳追思之未嘗不愧也以其之媿悔故亦欲求仁博之蓋以
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與有
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為難知辱
問皆不果荅亦與有以亮之

荅王補之書

梅直講

辱書及文編書辭見所以來臨之意推道頃所注孫子并所為
詩皆少時習尚狂漫徒欲以致功名於當時者不謂謬為人知
傳在耳目非純儒之李今以為媿也適觀足下十篇之作深厚
詣道究古人之所不及羨前史之所未及其至乎至者矣前日
在歐陽永叔坐中已嘗覽足下之文相與歎激理意之高遠思
二十年時所見文章始去對偶其用已為乎哉字之未能安稍
安則謂之能文豈在識道理要趨向耶如足下今日之文當其
時可謂傑出矣況今榜中有兄弟父子雄才奧學若曾子固蘇
軾之徒又不可擬議是過於唐元和之人絕甚元和特韓退之
耳退之於今可以當吾永叔其李翱皇甫湜柳子厚未能當吾
永叔之門人也足下亦在其門人之列僕生於是時得掃識而
徧觀其進退道德亦以樂也又遊從於其間為幸何如雖智不
迨不敢退避庶幾附光漸潤期有聞於後世耳足下試詳僕言
是欤他日莫更來尚足下面論茲以荅勤勤之心

荅雷太簡書

老泉先生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泉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東行應詔旋
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果
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固非求不仕者
自以閑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
之間切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足以自取於一世何若
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矣哉然此可為
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向者權書衡論幾業皆僕之閑居
所為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

以爲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爲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耶恐復不信抵以爲笑又居閑處終歲幸無事昨爲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耳楊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荅安師孟書

東坡先生

辱書爲慰過厚吾子自以羨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德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休戚軾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向也聞七子者之失恍然如軾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爲自爲喜者少而爲軾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者豈以一失爲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則吾猶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軾之所得又將有大者也

荅舒煥書

東坡先生

文二頁七

一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和矣而未嘗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爲人所恠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久矣又知官守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見及者醉中率尔和荅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赧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軾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橫得虛名者所能眩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美矣豈効鄒偃相如高談馳騫不顧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邪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面一笑爲樂朱支使行念遽裁謝草草

荅黃魯直書

東坡先生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爲造物者遊。非獨今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弃。與世踈闊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甚。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卧病。忽忽至今。裁荅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一首。託物引類。莫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万万以時自重。不宣。

文一百七

八

荅李端叔書

東坡先生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騁歸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茆。惠書又復。懶不即荅。頽鈍廢禮。一至于此。而足下終不廢絕。迹中再辱手書。得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吝言如人嗜昌歆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妾。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卒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用。而其科号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諛諛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入。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

氣辭之候虫時鳥自鳴而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恠時人待軾過
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
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
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与之亦不荅自幸庶幾
免矣足下又復劄相推與甚非所望本有癯石有量犀有通以
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
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
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
能尽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覓累
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及寒苦惟万万節哀強食不次

荅秦太虛書

東坡先生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迺
中復辱教感媿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
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乳母悼念未衰又得

文二日一

九

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
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
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
一二已借得本州太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
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官所縻欲求四
十九日閑豈復可得邪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
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
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也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
日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疊疊焉未逼人矣如
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
切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
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
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
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華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

程公闕遺其子履中哀詞賦本自來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
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
來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
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胡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挂
屋梁上平日用畫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
不尺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
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曾中都無一事所居對
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
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
樊口掉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醞柑橘柿極多大芋長
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
麀草鹿如土魚蟹不論錢收其監酒胡定之載書万卷隨行喜借
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人虛視此數事吾事
豈不既濟矣乎欲与太虛言者無窮但紙尽耳展讀至此想見

文二日七

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与相見否此中有
黃崗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与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
問適會葬老乳母令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万万自
重李端叔一書託為達之夜中被微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
宣軾再拜

荅畢仲舉書

東坡先生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
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
羅山素号善世不應有瘡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
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予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
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
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瀆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
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蠲之語晚食以當
肉欣然而笑若蠲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豢差飢而食

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与於物所示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為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闡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龜淺假說者以目鋤治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肉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邪為出死生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僕輩俯仰也學佛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 其所似不為元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養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為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事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為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荅李昭玘書

東坡先生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放廢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為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序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元谷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其知之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游從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

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曾直既受妻絕嗜
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去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
聞道考其言行則信与昔者有間矣獨軾悵悵然未有所得也
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
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琢磨成其
妙質也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款為作祠堂竟不
暇此為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
老若不自作首足下當為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悵悵惟願時自
愛護奉手啓為謝不宣軾再拜

荅李廌書

東坡先生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適中得二書皆未果荅重人來又
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
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
下之文正如川之万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

二二一

一三

可不知也錄亦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
為人至論緒遂良不諳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
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
史所不及議論英叢暗与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
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為
之翰不朽之記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之文可也而
况款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
見譽過當非所以為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
輒欲人以周孔善言自孟軻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
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禍患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
堪与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
飾以益其疾足下所与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為超然奇逸人
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為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錄寫
又以見足下所与游者皆好享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

世之士爲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
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
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
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
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及冬寒伏惟節哀
自重

新刊國朝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八

書

師友問答九

答張文潛書

東坡先生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別久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
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
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
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汪淡泊有一倡三歎
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
警世故憤憤者而或者更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
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
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
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也
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片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

卷一百八

則王氏之所同也近見章子厚言是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
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李官其事甚
羨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
晁無咎陳履常而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
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万善愛偶
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覩獲

答慶州傅俞括奉議書

東坡先生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
數日慶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
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而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矣
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
議善本頃待講讀嘗雜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
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
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

晉福庫

蕭然歎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實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
夫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与凡李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
見一醫二頰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為病者欲以
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劉氏皆以藥與孫氏期於
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
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不售於世然售不售且吾儕所
當掛口哉聊以發一笑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呈不須以
示人也餘英面謝不宣載再拜

荅王庠書

東坡先生

戲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養息甚厚自二月二十
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百二十餘日乃至水陸善方餘里矣罪
及遠黜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千里比其還家幾及
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
勝賦罪大責薄居此固且無足言者瘡瘍之邦僵仆相屬於前

三二八

二

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
遽病也方大期至固所不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
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
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能達止矣不可以有加
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甚自賈
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見其下者文章猶兩况所謂
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
之謀至矣彼視產祿猶几上肉但將相調和則大計自定若如
君言先事巡營則已石竟悟謀兩人而漢亡矣軼少時好議論
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
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賈之季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
獨欲以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
應幸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
得也如君自信不固必不為時所弃也况得失有命決不可

移乎勅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方乃自重而已人還謹奉
手啓少謝方一不宣

荅潮州吳秀才書

東坡先生

軾啓遠辱尊人惠教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与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始以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爲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論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爲土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蓋嘗作問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近者南遷過真揚間見子野與一護安得喪休感事僅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自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号爲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來前約也至其甚幸甚長書稱道過實益頌之懇然所論三益揚荀韓諸子皆有理詞氣脩然又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

年一百八

三

荅謝舉廉書

東坡先生

軾啓近奉違詠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
李迂才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緝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
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問候
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
大略如行雲流水初无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
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

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夫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
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方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
使了然于口而手者乎是之謂詳達詳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
用耳楊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
之矣此正所謂彫虫篆刻者其大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恆於
賦何哉終身彫虫而獨愛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
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
彫虫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
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此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而有定價
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々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
已所須惠方法兩堂字軼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身中
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軼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欲有所記
錄當為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

五百八

四

即去愈遠惟方力以時自愛不宣賦再拜

荅黃庭堅書

穎濱先生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友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
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踈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
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懇勤於左右乃使魯直以
書先之其為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
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
轍之愛魯直無異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為恨也此
間魯直更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
世必寄於人物以自遣阮藉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
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
无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自
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
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无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

惟以時自重不宣

荅李昭圻書

穎濱先生

輒啓女婚王君適自徐遠筠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元以為喻
自惟愚拙加以罪戾平時孝問捐棄不講辟如荒畦敗圃草棘
狼藉雖追惟疇昔耘鋤之勤欲從容游步其間而亦憊然自嫌
不欲置足况夫通都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履心欲廣大物
難稱慙乃欲游目縱覽究其有无豈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壯
年篤孝才節茂美文章雋茂何意過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
孝中逾年稍知日趣所詣蓋耽閱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
俗之意聞輒被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察其
故遽以知道許之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憂夫豈如輒因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土
首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輒哉辱賜之厚
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三二八

子

荅呂吉甫書

廣陵先生

令頓首吉甫閣下辱教甚厚其所推望期我於君子今乃鄙者
何能及是乎雖然事固有不然而不容默然令以謂今之庠序非
古之庠序惟章句是程苟得利者是孝日夜講之淺希而不禍
仁義也必由今之法度則不待自信之士不由今之法度惟古
義是陳則不有問者言是之何哉不有聽者造是之何哉古之人所
以教者蓋曰不憤不啓不悱不說卒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也孔子豈不欲尺聞其道哉勢不可耳以謂不若是則人非自
得之非自得之則資之不深資之不深則居之不安令觀近世
之士固有力孝矣惟其志意不安於所聞行義不由於道其弊
在孝之不明知而不信耳孝之不明惑也夫何言哉知而不信
者由口言之而耳聽之其思不至乎心故也語曰孝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孝則殆况欲聚無求之人告以其所安之行耶其不
聽也必矣假有聽之者君子其告之若是乎今故曰今之庠序

有德者所不居不及德則不敢居然前之所言蓋推明今之所
同異有德者之為不為耳皆不為不肖哉也前日至揚州有以
其拒府命告之者令休湯以驚知非其所居也怛怛以慙既不
得已輒以是告足自以不肖之孝慕于古人者當如是敢自取進
退於其間也夫世之公卿大夫不謀道德也久矣今馮公信賢
不知令之不肖欲拔之於民衆之編折公卿之勢而以禮加之
此乃不苟然者蓋有意於道德也今亦以謂人之過以古人望我
哉雖不及是苟以世人容悅之道德報之不尽其所言切以謂不
忠因自進其區區不謂其傳乃爾也今之不肖不足以信於人
久矣彼以其所聞之異故驚也夫以无足信之言告不信之人
傳所驚異之語宜復于上者失令之心也言甫視令平日之言
豈不然乎詩非法言与孔子弟子不為詩今語嘗有之但傳者
失令之意耳夫七十子之於仲且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彼方
瞻之在前忽然而後何暇以作詩為事乎后世孝聖人者取其

文字而李之數百年其說漫漫以宜其添而遠其言攀其華而
不取其實士之捨道德而爭以文字為孝也今切悲之因其間
而及此耳夫古詩之在者三百皆聖人因人言而存者謂其道
有在乎是者故不廢也孔子嘗言曰作是詩者其知道則其他
有不及道者矣故其用於詩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用是而迹之事父則不悖遠之事君則知義夫孝固多術矣欲
為大人者孝為大人欲為善人者孝為善人何謂大人之孝非
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德行不行口无擇言身无擇行若
也何謂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也古詩之得聖人之道者
多矣其有不合於聖人者言少乎然其意之所存要歸于善則
其作於善人者多矣豈容凡擇乎士之孝孔子乃知尺信其言
而不擇推古之為者以為道而教后世乃大放於言以馳騁其
末習用壯其夸淫靡麗之為其間雖有不正者吾恐褻子所謂
風一而勸百壯夫固不為也蓋孔子曰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

已矣如世之作詩者能无苟乎令故廣孔子之意以謂存詩所以載道而不作今世之詩未必不爲道也何以言之夫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古人之所以孝也施之於古詩不可耶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夫孝固自有約也夫孔子之言傳于今者盖然其詩有曰不伐不求何用不減則曰是道也何足以減豈不尔思室是遠而則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孔子豈毀詩者耶言之有不便義之有不尽耳故曰孝者豈可執詩以尽信乎因吉甫之問復自陳其不肖試一思之回示其末也不宣令再拜

荅張橫渠書

明道先生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内外也且以性爲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

并一百八

七

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孝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身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尔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顯其端无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与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内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哀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哀而視聖人喜怒哀之正爲如

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更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不宣

荅楊時論西銘書

伊川先生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体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卷一百八

八

荅張橫渠先生書

伊川先生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試以所見道其略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虛則無無之語深探遠隲豈後世孝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春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少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如揣料於物約見髮髯耳能无差乎願更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為据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率勉病軀不能周悉

荅朱長文書

伊川先生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荅之詞乃曰為孝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

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及而無聞焉此為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恐不讀書中之言故錄去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其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輒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為吾弟友其談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與氣也直以不當輕作耳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言含盡天下之理亦其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凡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誦之莫如韓愈愈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道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其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非乃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尔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有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決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吉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訛誤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足以代白話

